

北洋风云人物

张宗昌

董
尧◎著



那是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 那是一群如狼似虎的人物

一介武夫，提笔作诗付风雅。
混世魔王，嗜赌好色啖狗肉。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北洋风云人物

张宗昌

董

尧◎著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宗昌 / 董尧著. — 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5.10

(北洋风云人物)

ISBN 978-7-5171-1618-9

I. ①张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张宗昌 (1881 ~ 1932) —
生平事迹 IV. ① K827=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47794 号

出 版 人: 王昕朋

责任编辑: 邓见柏

文字编辑: 刘玉静

美术编辑: 张美玲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16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17.25

字 数 283千字

定 价 39.80元 ISBN 978-7-5171-1618-9

目录

第一章

出远门，要说吉利话 / 001

第二章

天下没有干不成的事 / 011

第三章

他可投到真主了 / 021

第四章

俺得来给大帅拜寿 / 031

第五章

此处不留爷 爷就下关东 / 039

第六章

白卫军成了张宗昌的支柱 / 047

第七章

该咒骂正规练兵 / 055

第八章

还是以大局为先 / 063

第九章

东北得永远姓张 / 073

第十张

打仗向后跑的人不是东西 / 083

第十一章

他想做万世流芳的英雄 / 093

第十二章

徐州镇守使得听俺的 / 101

第十三章

军长对督军算门当户对 / 109

第十四章

秀才见了兵会怎么样 / 119

第十五章

给郑士琦来个“四面楚歌” / 129

第十六章

督军不是打来的 / 139

第十七章

他要兼山东省省长 / 147

第十八章

再好的人当官就坏了 / 155

第十九章

我张宗昌不杀爵种 / 165

第二十章

对我好的人我都奖赏 / 173

第二十一章

以杀人报复杀人 / 181

第二十二章

军歌是军人唱的歌 / 189

第二十三章

我玩的鹰叼了我的眼 / 199

第二十四章

放下屠刀就不是张宗昌了 / 209

第二十五章

山东暂时让给陈调元 / 217

第二十六章

大帅呀！你为嘛丢下东北了 / 225

第二十七章

他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/ 233

第二十八章

有一天还得重振直鲁军 / 241

第二十九章

争地争兵就得惨无人道 / 251

第三十章

济南不是久留之地 / 259

尾 声 / 267

第一章

出远门，要说吉利话

春。大阵大阵的海风，从莱州湾吹过来，夹带着湿潮潮的水意，把掖县那片久不见雨的土地润得笑嘻嘻的，尽管那股海腥味令庄稼人皱眉，萎靡的麦苗还是焕发了精神。

各种树木的枝头都吐出了嫩芽——金黄的、碧翠的、赭黑的，还有毛茸茸粉白的。地面上，丛丛草芽破土而出，羞怯着，摇晃着身体。

庄稼人终于走出密封的草舍，伸伸腰臂，昂昂脸膛，迎着海风和阳光深深地舒了一口气。祝家村就这样从冬眠中醒了。这是公元 1904 年。

二十三岁的张宗昌，曲着身子从低矮的茅屋里走出来，伸伸懒腰，把腰间长巾解开，掀开为结婚才穿上的新棉袄，让那副黝黑的胸膛去接受阳光，接受海风，去洗涤一冬天承受的浊气和污尘。然后，他又曲着身子从低矮的门洞走向屋里，摸起烟袋，吧嗒吧嗒地吸起掺着豆叶的老旱烟。缥缈的烟雾，令他心神极乱——

三年前，也是这样一个春天，已经在同乡呆村武荷钧黄酒馆当了四年小伙计的张宗昌，忽然回家来了。那时候的家，就只有这两间破草屋，四壁空空，墙角上的土坯支起的铁锅里，焦干冰凉；破床上席不成片，被子只是一把烂絮，除了冷飕飕的风之外，连只有气的小老鼠也没有。家空了，母亲侯氏，凭着两只大脚板，东村下神，西村驱鬼，干了半辈子巫婆营生，还是没饭吃；一怒之下，改嫁到八里庄刘姓家去了。张宗昌成了没娘的孩子。老爹

是个吹鼓手，四邻八村婚丧嫁娶他都捧着喇叭去吹一阵，平时还挑着担子串四乡剃头，虽有双套技术，还是清早顾不了晌午，只能自己饱一顿、饥一顿。后来，索性剃头挑子、喇叭都带上，像云游僧人一样四海为家去了，张宗昌连爹也没有了，只有破草屋。二十岁的男人，身子长得树桩般地高大，巴掌蒲扇似的，两条长腿一步能跨一条河沟，饭量大得像头牛，在武家酒店当小伙计既不喜欢也填不饱肚子，他早该远走高飞了。可是又巧，做吹鼓手的他爹的师弟叫赵科谋的，又费尽周折在莹里村为他保了一家媒，把贾家一个女儿许他为妻了，他又恋着走不动了。那位未来的老岳父贾永泉却正儿八经地发了话：

“忠昌（张宗昌原名忠昌，还有个字叫效坤），我得把丑话说在前面，闺女是许给你哩，你得混个样儿出来。就这样家徒四壁，日无聊生，我可答应哩。如今，咱胶东人不少下关东去了，我看呀，你也该去闯闯，说不定会寻出一条路，也是个出息。你看呢？”

老岳父指路了，张宗昌得吃馒头赌口气，一下狠心，下了关东。先在黑河淘金，后在宝局当镖手，又去吉林三道沟煤矿下井挖炭。汗流了不少，倒也混了几个钱，春天回来了，匆匆赶到莹里村，把两封银元朝贾永泉面前一放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大爷，我回来哩。”

贾永泉搭眼望望银元，又瞅瞅穿上新装的张宗昌，陡然觉得与三年前不一样了。心里乐，面带笑，口气也温和了：

“忠昌，我没说错吧，我知道你会在外闯个出息的嘛。”又说，“这三年，吃苦了吧？”

张宗昌咧开嘴“嘿嘿”两声，然后说：

“大爷，年轻人吃点苦算嘛？正如您老说的，吃得苦中苦，才能成人上人。忠昌就按老人您指点的路走，不怕苦哩！”贾永泉一听这话，心里乐了，忙安排家人准备饭菜，又说：

“忠昌，你既有这份心肚，说明你长大成人哩。成人哩，就得成家立业。这钱你拿去，收拾收拾草屋，添置点用物嘛的，请人望个吉日，我把闺女送过去，也少了一份心事。”

张宗昌要成家、有妻室了。忙对老岳父千恩万谢。不久，果然就与贾氏完了婚。

婚是结了，张宗昌手里的钱也用光了。再在家中蹲下去，吃穿用全没着

落了。得走，再下关东，却又舍不得新婚娇妻。所以，此刻心里极乱。

吸着老旱烟，脑里打转转，那脸蛋也就渐渐地蒙上了一层阴云。

妻子贾氏比他小一岁，却也是一个机灵人。瞅着丈夫那脸蛋，心里也够焦急的。她慢步来到他面前，有些儿羞怯地说：

“不能总是发愁，愁坏了身子么的，更难哩。不么的，你再去关东。”

张宗昌仰脸望望妻子，没说话，只轻轻地叹了口气——一个穷光蛋，乍娶了妻室，热乎尚未热乎够，咋舍得远去？何况，下关东也不是一条宽敞之道，淘金、下煤窑都是脑袋系在腰带上的事，说把命丢了就丢了。妻子尚不理解这些，她只觉得穷家破屋，吃穿无望，再就是觉得男人不忍别去。又说：

“去吧，不去又能咋？你走了，我就回爹家，他还养得下我。你别挂心。混个三两年，好了，就回。”

张宗昌心里酸溜溜的：你说这算啥？娶了妻竟养不起，还算人！？他想起了自己的这条苦命！娘改嫁之后，他十三岁便跟着父亲的喇叭班子敲钹。敲钹也得跟着节奏，有个“点”，老爹训导他许多遍，敲起来总是跟不上点。爹很生气，于是，腰间便装了一根木棍，他啥时敲走了点，爹便拿出木棍，照头便揍；后来跟随老爹摆摊剃头，实习了几个月，第一次给人洗头，还灌了人家两耳污水。气得老爹大骂：

“没用的东西，死笨猪，躺到树下让老鸱屙着屎喂你去吧，我养不起你哩，滚！”

让妻子跟爹生活也不是办法，何况一个出了嫁的女人。张宗昌没答应妻子的，只说：

“你干你的事去吧，容我想想看。”

张宗昌闷在家里，连连吸了几袋烟，门路未曾想出，倒是想起了村头上那座五道庙。他决定到那里去“请教”一番——

对于庙堂神鬼，张宗昌是从不放在心上，他不敬他们，也不骂他们；别人敬也好，骂也好，他一概不管。唯独村头那个五道庙，他却有点特殊意思，有事没有事，到里边转转；有时逢上香火，还丢几个铜板在里边。有人说，当年他的老娘侯氏装神弄鬼行巫时，就常常打着五道将军的旗号，并且表明五道将军就是她的前夫，常常梦见同五道将军睡在一个被窝里。这样，人传五道将军是张宗昌的亲爹。是不是这样？张宗昌没有点头承认，也没摇

头否认。张宗昌在人前学舌般地赞扬五道将军，这却是事实。他说五道将军是东岳大帝的属神，是专司世人生死荣辱之职的。又说五道将军是阎罗王的兄弟，可以代表阎罗王决定人生死。所以，张宗昌想向五道将军求个签，问问关东去得去不得？

张宗昌在杂货铺里买了一炷香、两卷黄裱纸，又在一片汪塘里洗了洗手，这才匆匆朝五道庙走去。

五道庙，已经破烂不堪了，院墙没有院墙，房顶茅草多朽，三间庙堂两头全漏雨；五道将军的全身也朽得连体形、面貌都不成体统了；面前那个泥堆的香案上，蒙了厚厚的一层灰尘，一点余香气味也嗅不到了；半截竹筒中的一束竹签，也长短不齐。唯有五道将军那苍老的脸膛，还呈现着一派慈善眉目。张宗昌点上香，燃起黄裱纸，然后虔诚地跪下，祈祷了半天，立起身来，小心谨慎地从签筒中抽出一支竹签，细打量起来。

张宗昌在私塾里念过一年书，娘改嫁走那年便辍学了，所以，并不认识几个字。对着竹签端详了半天，还是认识不全。只好说：

“对不起哩，大将军，我得把签带走，请人看看意思，再送回来。”

张宗昌怀揣着竹签，来到一位学究家中，说明来意，拿出签来，又说：“请老先生为我批解批解，明示个路子。”

那老先生戴起花镜，一边看签，一边暗想：这张忠昌可算得上村中的小痞子，鸡鸣狗盗的事都干过；关东闯了几年，表面老实点了，谁知骨子里如何？在村上也是个祸害，能远走高飞，倒是村中一件好事。于是，他把签朝桌上一放，笑了。“好签，好签。上上签，上上签！”“怎么说的？”张宗昌急着问。

老先生晃着脑袋，有声有韵的念道：

乌云遮月不久长，

桃红柳绿好风光。

鲲鹏展翅十万里，

驾雾腾云上天堂。

“要上天堂了，岂不是上上好的签。”老先生对张宗昌拱手以贺，又说，“只是么……”

听说要上天堂了，张宗昌惊喜万分。又见老先生把话题顿了一下，觉得有麻烦了。忙问：

“老先生，怎么样，还有灾难？”

老先生摇摇头，说：

“灾难倒不至于。这签上说‘鲲鹏展翅十万里’，好像有点意思。”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怕是说你的成功不在本地，得走出去，高飞。”

“对，对！”张宗昌说，“我正盘算着再下关东呢。”

“噢，我明白哩。”老先生说，“这签告诉你，走得越远，飞得越高，前程越大。我祝贺了。到那一天，老朽还得讨你一杯喜酒呢！”

“一准哩，一准。”张宗昌收回签，一边往外走，一边说，“有朝一日我混个人模样哩，一定回咱祝家村来谢您老。”

张宗昌又回到五道庙，把竹签放进签筒里，伏身跪倒，拱起双手，面对五道将军泥胎，说道：

“多谢大将军指点哩，我明儿便下关东。此去若真出头，混出个人模狗样，我一定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。”

拜完五道将军，回到自己草屋里，对贾氏说：“定哩，定哩。我再下关东。”

听说丈夫真的要走了，贾氏反而流泪了。

“你不是劝我出去么，怎么又哭呀？哭我就不走哩。”

“不是不想让你走，是觉得你无法走。”贾氏说，“常言说得好，穷家富路。你瞧，咱屋里四个角空，拿啥给你当盘缠呢？打咱家到关东，隔着大海，千里迢迢，你可怎么走呀？”

张宗昌这才猛醒，是啊，路费还没着落，怎么动身？他皱起眉来。三年前，张宗昌第一次下关东时，是靠着同乡祝欣德的资助。到东北之后，淘了三个月的金才还清，还弄得两个人反目为仇。现在，求谁帮忙呢？张宗昌思来想去，也没个主张。他忽然想起当年跟老爹敲钹时认识的一个伙伴叫何付居的，听说这两年日子过得挺不错。他想念着当年喇叭老爹对他的情分，何付居不会拒绝他。于是，当日张宗昌就跑了九里路赶到何付居家——何村。张宗昌打听家，便径直走去。“何大哥在家吗？”

何付居比张宗昌大两岁，但身个却矮了半尺，体形猴儿似的瘦，是个偷鸡摸狗的小能手。这两年，人大、胆也大了，伙着几个狐朋狗友干起“下夜”的勾当来了。昨夜掏了一个富户的窝子，白天躺在屋里正休息。听得人

叫，先是打了个寒战，以为是“东窗事发”了呢。想想来人叫声“大哥”，心里才平静点。悄着手脚来到门边，趁着门缝儿往外瞅瞅，见是张宗昌，忙着双手拉开了门，张开双臂扑过去，嘴里唏嘘着笑起来。

“爹哎，嘛风把你吹来哩？上年听人说你在三道沟挖煤死在坑里了，早天又听说你阔了来家娶女人哩。咋又想起老哥我哩？快进屋，快进屋。”

张宗昌跟着何付居走进屋，见小木床上只有一条被子，全屋里没一件女人的用品，知道他还是光棍一条，便说：“何大哥，听说你发了，嘛，咋还是木棒一条？”

“我不喜欢女人。”何付居说，“女人都是累货，要吃要穿，生了孩子还得替她养。孤身一条多好，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，有钱了想干么事干么事，多自在！”

“总得有个家嘛的呀！”

“要家干啥？不要。”何付居说，“没事你不上门，找我么事？你只管说。我能办的，立马办成；我办不了的，你走你的路。”

人爽爽快快，话也爽爽快快。张宗昌也是这个急性子，开门见山：“兄弟混迫哩。在家娶了女人，身上光哩。想下关东，少盘缠。为这，来找哥。看在老爹份上，拉兄弟一把，兄弟活翻了，本利一起还；若是不看在老爹份上，不愿拉兄弟，兄弟转脸就走。”

“嘛，你勒索我！？”何付居把脸一放，说，“堂堂三尺汉子，下关东要路费，凭这，弄种一个！嘛？一路上打打劫劫还怕没钱花，我不信！”他就地转了个圈，叹声气，又说：“兄弟，你想的也有理，你是办大事的人，不能走一路卖一路。打家劫舍是小人物干的小打小敲，你不干也好。要多少钱，只管说，别老爹不老爹的，拉大旗当虎皮。当初跟老爹学吹喇叭，蒙老人家关爱，我不会忘。可是，这不关你屁事。老爹死了，我跟你也是朋友，还能说嘛？”

张宗昌咧着大嘴笑了。“大哥说得在理，兄弟混蛋。”张宗昌说了个想借的钱数，又咧着嘴笑笑。

何付居皱着眉想想，说：

“打咱掖县到关东，这个数紧打紧。可是，你不同我，光杆一条，一走了之。你家里还有个熊女人，你总不能把人家丢下不管。这样，我再给加一翻，这一翻是留给女人过日子用的。”

张宗昌拱起手，又咧着嘴笑。

“多谢大哥，还是大哥想得周到。”

“你别高兴得太早，”何付居说，“我手中眼下分文没有。你得给我三天的空子。”

“你又得去动手？”

“你说的嘛话？不动手还有人送上门来？别看一些家伙富得流油，你不动手，他分文也不舍给你。”

“这么说，大哥有难哩。兄弟我就不借了吧，再想别的办法。”

“你怕嘛？又不要你动手。”何付居说着，把嘴贴在张宗昌耳上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昨儿一个‘踩窝子’弟兄回报，前村汪家又接了几十亩地约，钱全准备好，咱们拿他几个用用还不行？汪家也不是好东西，大儿子当县官，刮地皮能手，咱得刮他。你走吧，三天后我送上门。”张宗昌走了。

学了二年吹鼓手的何付居，虽然也会了几套喇叭牌子，总觉得来钱太慢，索性丢下不干了，便和几个狐朋狗友一道，干起梁上君子的勾当。只是，他们绝不惹平民百姓，下手的，都是大富、大官，富而不仁、官而带霸的主，并且有时还周济穷人。所以，地方百姓对他们不仅不反对，有时还护着三分。那天晚上，何付居找到几位兄弟，说明“是为一位穷兄弟下关东弄盘缠”，希望大家出把力。几位兄弟也乐意，第二天晚上就下了手。

十分顺利，一举成功。端了汪家一只银罐，留下一张“借条”，借条表明：

兄弟闯关东无路费，只好暂借。来日运好发了，本利都还。若兄弟混落蛋了，对不起，该你倒霉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何付居便揣着劫来的银元来到祝家村，交给张宗昌。并且说：

“兄弟，我不给你送行了，祝你一路顺风。在关东混个人模狗样的，别忘了这弟兄；若是碰上野猫死在深山老林里，也别怪大哥不收你的尸！”说罢，便抽身不见影踪了。

有了路费，又有了安家的钱，张宗昌给妻子作一些安排，又到岳丈贾永泉家里告了别，这才决定动身日期。动身前，贾永泉带了一壶酒来为女婿送行，说了一串祝福的话。张宗昌捧起杯，送到老泰山面前，竟也说出几句正

儿八经的话：

“老爹，家下拜托你了，吃住您得多关照，她手中有几个钱，不多，省着花。我到关东混个三五年，好了便回来，和您老一起过日子。万一出了祸灾……”

贾永泉忙摇手阻止，说：

“出远门，要说吉利话。三五年后，我高搭彩棚迎你！”张宗昌也点头，说：

“到时候，我坐着八抬大轿到您老的门上磕头！”

